

歌 剧

双游湖

田 苏 編 剧 张 魯 作 曲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通过老艄公夫妻俩游湖，反映了生活得到改善的劳动人民对新社会、新生活的热爱和乐观的情緒。

双 游 湖

田 苏編剧

张 魯作曲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：1847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張 1 1/4 · 字数 11,000

1957年7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13,101——18,100

統一書号：T10099·505

定 价：（7）0.13 元

这一段有趣的生活插曲，发生在一个解放后的城市中的一个湖上。

登場人物有金老头、金大娘老夫妻二人。都已年近花甲。

〔幕启：金老头幕后叫板。〕

金老头：走哇！（上，唱）

霹雷一声开晴天，
受苦的人儿把身翻，
六十岁的奶奶要游湖，
我年老的公公来撑船。
彩云朵朵头上飘，
杨柳儿迎风把头点，
来到湖边仔细望，
湖上波涛霞光闪。
用手抓住系船的绳，
攥住我的花船靠岸边，
搭好跳板我上了船，
试试花船儿颤不颤。
忙把那竹帘儿打起来，
再把那白布铺桌面，
泡上一壶龙井茶，
摆上那瓜子儿、糖果整两盘。
各样的场面我准备好，
太阳斜挂西山腰，

挽一挽褲角船頭站，
單等那老伴來蕩花船。

〔金大娘上。〕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湖上荷花迎風顫，
老奶奶走路把頭點，
我搖搖擺擺往前走，
年老媽媽要蕩花船。
我住在湖邊幾十年，
我守在湖邊幾萬天，
幾十年來幾萬天，
頭一回游湖蕩花船。
我身上穿的是紅夾袄，
外罩着一件藍布衫，
青市布的新鞋足下登，
綠緞子扎腿帶把褲角兒纏。
兒媳婦采來一朵茉莉花，
她硬給媽媽我插在頭上。
我說老年人戴花人笑話，
她說老人家戴花能延年。

可也是呀，如今這樣的好世道，老年人還不該多活幾年嗎？喂，戴着就戴着吧！哎呀，紅男綠女，花船成行，多熱鬧呀！哎——老头子，花船在那兒呀？

金老头：在這兒呀！

金大娘：在那兒呀？

金老头：在這，在這，（上岸）哎呀，我的天呀，你这是打扮成什麼樣兒了？

金大娘：什么样儿啦？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秋风吹起了你的藍布衫，
大紅的夾袄紅閃閃，
往日的嫁妝你穿上了身，
哎，哎，老汉我越看越不順眼！

金大娘：不順眼你就別看嘛！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秋风吹起了你的白头发，
白头发裹住了你那头上的花，
六十岁的媽媽你戴花又穿紅，
哎，哎，这不是妖怪是什么？

金大娘：这么說，我这穿戴打扮儿不时兴了？

金老头：不时兴了。

金大娘：不好看了？

金老头：不好看了。

金大娘：那我就要回去了！

金老头：你回去干什么？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我脱下身上的大紅袄，
我摘下头上的茉莉花，
穿上往年的开花衣，
再把那缺口的碗儿手中拿。

金老头：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
金大娘：来蕩花船呀！

金老头：哎——你这那里是来蕩花船，分明是来討飯嘛！

金大娘：这不好，那不行，你可叫我怎么办哪？

金老头：依我看，不换也罢！

金大娘：怎么，不换也罢？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开花的破袄油光光，
那配坐在我的船上。
缺口的碗儿桌上放，
和咱们的身份不相当。

金大娘：哟，咱们还有身份？

金老头：有身份，有身份，翻身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嘛！

金大娘：哎哟，我的天呀，我穿的好了，你看不顺眼，我穿的破了，又不合你的身份，这可就难死人了。

金老头：哎，老婆子先别为难，我问你，你今天可高兴啊？

金大娘：三十年来头一次游湖荡花船，怎么不高兴啊？

金老头：这就行了，人在高兴的时候，是不分老少的。

金大娘：这么说，我这头上的花戴得？

金老头：戴得。

金大娘：这身上的大红夹袄也穿得？

金老头：穿得。

金大娘：这样说来，老奶奶我可就要上——船——了。

〔金老头扶金大娘上船。〕

金大娘：哎呀，老头子，咱们上错了船了！

金老头：哎，自己的花船自己晓得，那会上错！

金大娘：没上错？

金老头：没上错。

金大娘：那这桌上的白布是你铺的？

金老头：是我铺的。

金大娘：这桌上的糖果是你买的？

金老头：是我买的。

金大娘：这壶里的香茶也是你泡的？

金老头：是我泡的。

金大娘：那这船上的竹帘儿也是你打起来的？

金老头：是我打起来的。

金大娘：是不是还有别的客人一同游湖？

金老头：就是你我夫妻二人。

金大娘：没有别人了？

金老头：没有别人了。

金大娘：那我不游湖了。

金老头：哎，你为什么又不游湖了？

金大娘：游一次湖，坐一回船，要摆这样大的场面、花这样多的钱，我可舍不得呀！

金老头：这算不了什么。

金大娘：还算不了什么？要是一个月游几次湖，坐几回船，那还了得！

金老头：你不是三十年来才头一回嘛？

金大娘：这倒是实话。

金老头：人在高兴的时候，花上几个也算不得浪费。

金大娘：要是下次来的时候，咱们就不要太高兴了。

金老头：既要游湖，那就一定要高兴的！

金大娘：那我们就少高兴一点。

金老头：这是办不到的啦！受苦的日子过去了，高兴的日子来到了！

金大娘：高兴的日子来到了？

金老头：来到了，来到了！哈——老婆子，你可要坐稳呀，我要开船了！（唱）

竹篙儿一点开了船，
花船儿沙沙离了岸；
今天我不划别的人，
单划那白发苍苍我的老伴。

老婆子，你来看这湖上的风光有多美呀！（接唱）

细长的芦苇遮花船，
青青的蒲草一片片，
那白鹅儿展翅把水戏，
那鲤鱼儿打挺金光閃。

金大娘：老头子，你仔细瞧呀！（唱）

一股股泉水往上翻，
好象珍珠儿断了线，
花船儿穿进了荷花塘，
哟，那熟透的莲蓬敲船舷。

老头子，你要慢点划呀，当心碰折荷花。（接唱）

田田的荷叶儿水上飘，
透亮的露珠儿叶上摇，
荷花儿弯腰叶上坐，
荷花儿点头对咱笑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它笑你，年老的妈妈穿红袄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它笑你，年老的公公把花船摇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它笑你，老年人戴花不害臊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它笑你，老年人不该把花瞧。

哎，老头子，你来看哟！

金老头：看什么？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对面划过来一只船，

金老头：船有什么好看的？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船上坐着两个人；

金老头：人有什么好看的？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一男一女多年轻，

他们低声细语情意深。

金老头：哎！（唱）

年轻人谈情说爱是正经，

他们的事儿少过问。

金大娘：哎呀，你来看呀，那女孩子不是赵二嫂的姑娘小银花吗？

金老头：噢！是的，是的。

金大娘：年轻轻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在一起，这象什么话呀！

金老头：哎，你管不了这么多呀！

金大娘：哎呀呀，该死，该死，那男的不是咱们的孙子金小君吗？

金老头：噢，噢，不错，不错。

金大娘：怪不得我叫他陪我游湖他不来呀！嘿，这小子……

老头儿划快点，让我去问他一问，看他给我说些什么？
哼！

金老头：罢了，罢了，你少找不俐落吧！（唱）

新社会呀有新章程，

年轻人自己找爱人。

你要过问这些事呀，

你就是新社会的落后人。

金大娘：噢，这么说，这事咱们问不得？

金老头：問不得。

金大娘：咱們也管不着？

金老头：管不着。

金大娘：那你为什么不把船头掉过去啊？

金老头：怎么，咱們要躲过他們？

金大娘：問不得，又管不着，不躲过他們，碰了面，咱們給他說些什么呀？

金老头：对，說的对，咱們掉过船头。（唱）

掉轉船头往东行，
避开年輕的小后生，
老汉我連使几把勁，
小船儿嗖嗖一溜风。
花船一只挨一只，
蕩来蕩去如穿梭，
搖船的大哥低声唱，
船上的游客乐呵呵。
船到湖心抬头看，
亭台樓閣面前迎，
紅男綠女把景观，
几十只花船齐靠攏。

金大娘：老头子，这儿可真是个熱鬧場合。

金老头：敢情是个熱鬧場合，唉……

金大娘：哎，你又在想什么？

金老头：想想当初，比比現在，不免有些事情兜上心来！

金大娘：什么事情兜上你的心来？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往年荷花开放时，

湖上挤满小花船，
游湖的老爷来到了，
摇船的人儿苦难言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戴墨镜的，

金大娘：（接唱）是便衣探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歪戴帽的，

金大娘：（接唱）是恶少年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涂胭脂的，

金大娘：（接唱）是官太太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挺肚子的，

金大娘：（接唱）是大老板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便衣探、恶少年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坐上了花船不给钱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官太太、大老板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横眉立眼更难缠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笑咱骂咱咱低头受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稍有反抗——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拳打脚踢把咱送当官。

我有心不把那花船渡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怎奈咱穷苦人儿，

家中缺米又缺錢。

金老头：唉……

金大娘：老头子，咱們是怎么的啦，玩着玩着又訴起苦来了。咱們該說些高兴的才是。

金老头：是啊，今天是咱們高兴的日子啊！（唱）

如今荷花又开放，
湖上又蕩起小花船，
游湖的客人来到了，
搖船的人儿笑开顏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那花枝招展的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是大姑娘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英俊挺拔的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是好青年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风尘满面的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是庄稼人；

金老头：（唱）那工人大哥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也赶来玩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年輕人上了船，

口口声声把大爷喊，

工农弟兄上了船，

我喜上眉梢笑心間。

客人唱歌我也唱，

歌声冲破了湖中天。

金大娘：你們都唱些什么？

金老头：（唱）开头唱的是“东方紅”，

接着又唱“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”。

第三段唱的最有趣，

金大娘：唱的是什麼呀？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六十歲的媽媽蕩花船。

金大娘：你別順口胡編了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

花船不搖它不會走，

歌兒要不編誰會唱，

今天咱們的情緒好，

編支歌兒把花船蕩。

四十年前臘月天，

有一位逃難的姑娘到湖邊，

她身上穿的是開花襖，

她手中拿的是缺口碗。

金大娘：（唱）

湖邊住着個黑後生，

他讓姑娘到冢里边，

姑娘對人心眼兒好，

她幫後生燒茶飯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山上的野花沒人管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窮苦的人兒沒姓名，

金老头：（唱）人稱姑娘洗衣女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人喚後生小艄公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富配富來窮搭窮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山上的石頭配青松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有錢的少爺找千金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洗衣姑娘配小艄公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結婚沒把那花轎坐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洞房沒把那花燭點，

金老头：（唱）做了一件紅夾襖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压在箱底几十年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小艄公湖上把魚打，

小艄公湖上把船撐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洗衣女不怕天寒冷，

洗洗縫縫手不停。

數不清她挑過湖水多少担，

數不清洗過多少髒衣衫，

數不清棒槌捶斷了多少根，

數不清她磨穿了几片青石板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我湖邊洗衣几十年，

金老头：（唱）我湖上搖船几十冬，

金大娘：（唱）洗衣女變成了洗衣婆，

金老头：（唱）小艄公變成了老艄公。

我湖上搖船几十年，

載着客人把景觀；

金大娘：（唱）我湖邊洗衣几十冬，

低頭得見魚成串。

金老头：（唱）遊客夸獎風光好，

我為衣食打算盤；

金大娘：（唱）湖中魚游一條綫，

我淚珠兒滾滾挂滿面。

金老头：（齊唱）

金大娘：

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

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

不是咱不爱山和水，

只因人穷生活苦。

〔二人同声長嘆，靜場。〕

金老头：哎，老年人是怎么搞的呀，說着、唱着倒又訴起苦来了！哎呀，老婆子，时过境迁，說过就算，不要再难过了。

金大娘：你少要打攪，我心里烦的很呀！

金老头：哎，我来問你，咱們今天是干什么来的呀？

金大娘：游湖来的。

金老头：是啊，既是游湖来的，就应该高兴才是。

金大娘：那么說，今天咱們不該訴苦？

金老头：是啊，不該訴苦，苦日子过去了。

金大娘：噢，苦日子过去了？

金老头：过去了。

金大娘：过去了？

金老头：过去了！

〔二人同声大笑起来。〕

金大娘：哎呀呀，老头子，你把花船搖到什么地方来了？这儿雾气腾腾，冷冷清清，那是好游玩的地方啊！

金老头：哎呀呀，我怎么把花船搖到这里来了？

金大娘：这是什么地方？

金老头：这儿叫做“三不靠”。

金大娘：“三不靠”？

金老头：一不靠风景地区，二不靠熱鬧地方，三不靠住戶人家。

金大娘：哎呀呀，这三不靠有什么可賞玩的呀？咱們回家去吧！

金老头：哎呀呀，你莫非生起我的气来了！

金大娘：不是生气，你看呀！（唱）

日落西山天色晚，
湖上的花船都靠岸边，
岸上灯火閃閃亮，
家家屋顶飄炊烟。

是该回去的时候了。要玩咱们改日再来吧。

金老头：依你，依你，哎呀呀，我倒是又累又饿了。

金大娘：我已告诉媳妇，给咱们准备了晚饭了。

金老头：嘿，嘿，那咱们就赶快“打道回府”哇！哈哈……

〔金老头划船，走场。小船猛的一拐弯，金大娘几乎摔倒。〕

金大娘：哎呀，差一点把我给闷下湖去！

金老头：就闷下湖去也没有什么，喏……，咱们都这大年纪了，活也活够本了。

金大娘：我可还想多多活上几年，好好的玩上一玩哪！

金老头：好好好，只要你心情好，咱们家乡可有的是好玩的地方。老婆子啊，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吧！（唱）

清清的湖水流进河，
小河弯曲绕山坡，
山头松下有石壁，
古佛千尊石上刻。

金大娘：那可是个好地方？

金老头：敢情是个好地方！你再顺着我的手儿看啊！

那高山后边有高山，
泰山就在山那边，
山顶庙宇高过天，
苍松翠柏活过几千年。

金大娘：那可是个好地方？

金老头：世界有名的好地方呀！老婆子啊！你要是兴致好，
咱们那天上山去看看。

金大娘：改天去看看。

金老头：对！咱们改天去看看。

金大娘：今天，天色晚了，咱们回去吧。

金老头：好！回去了——走哇！

〔二人下场。〕

剧 终

本剧虽附有曲谱，但其他地方剧种亦可采用。